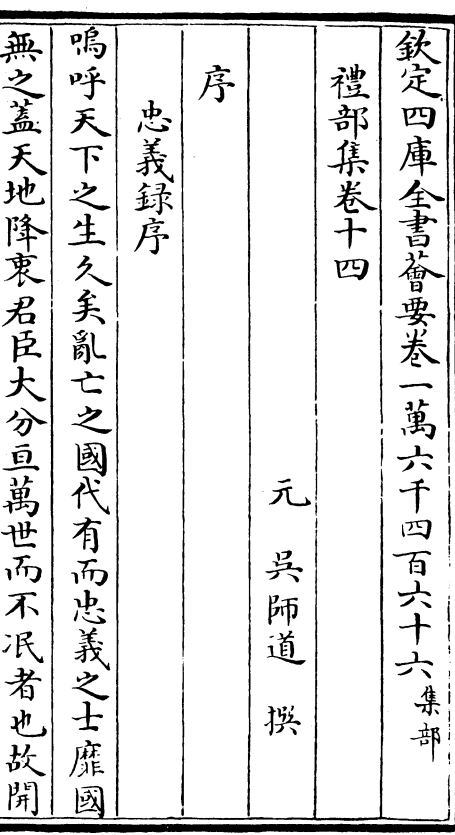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禮部集卷十四

元 吳師道 撰

序

忠義録序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亂亡之國代有而忠義之士靡國無之蓋天地降衷君臣大分亘萬世而不泯者也故開國之君其待亡國之臣抗命仇已者雖殺之而未嘗不

嘉其節賁降輸國者雖賞之而未嘗不愧其行所以旌義勸忠懲委質而懷二心立垂世之大法也往者宋歴告終我朝神武方興兵威所加望風稽首然一時仗節死義以為其主者往往而有之後秉史筆者固不得磨時平事息三紀於兹微者將弗遂湮滅乎吾友張子良忼慨好義者也於是博采旁搜傳信覈真凡得死節之士八十有七人女子四人焉所録雖前朝之臣而著民彛輔世教固亦聖代之樂聞也予嘗論宋三百年傳世

十六惟道君荒淫無甚失德其守國以仁其用人以儒其待民近厚當其末年賈似道專柄誤國進用者皆依阿患失之徒風俗委靡熟爛勢必及亡而我朝乘其敝是以興師致討惟切責首釁數其失信背盟之罪而已天時人事可見也世之議宋者曰崇文太甚抑武太過兵勢衰弱以予觀之特委巷之末談耳今所録如文如二李陸謝輩蓋宋之真儒也其武臣握強兵膺重寄者遂爾降叛而偏裨小校卑臣散隷死者不可勝數彼又

何以得此於若人哉於戲忠義之氣觀於存者而知其亡德澤之報觀於賤者而知其國覽是録者或因予言而有攷云

送方壽父之道州序

士生志四方蓋游宦所必至古之人皆行之獨悲夫今之不幸也科目未興而無以為官從師道息好士禮廢而無所于游當今南北曠蕩之時而老於茅茨林穴之下者豈無嬴粮之資哉勢有所不能也曩予聞浦陽方

君存雅名及見其詩文慕交之朋從間往往為予言其人雖老得予將盍愧焉不若是而止也而風流醞藉樂道人善嘗挾其二季游江湖賢士夫間而恨未之識也今秋幸識壽父於客舍一見語未卒掉鞅去高姿勝韵炯炯心目間旬月未已既而壽甫復來過門言别曰里故人之官舂陵邀我俱往雅聞南方風物山水之勝將覽以自廣胸中之竒也余聞其言為之慼慼然汗浹不自禁平生少年時意氣激昂萬里咫尺謂司馬子長特

易易安知局束困頓至此哉今君汎然而遊無暇於仕
獨遇好士者之求馳騖東西靡不如志安得企而隨之
乎矧今所遊尤余所動心者道蒼梧瀟湘之墟望九疑
之聯綿舜峰之蒼莽重華二妃之遺跡尚有可見者乎
歌七泉之詞弔侏儒之民元次山陽亢宗之文章行事
尚有可考者乎雖然子誠有志於學也其為我出城西
度營川訪濂溪瞻丘園之尚存問子孫於異代歸而誦
其遺書潛心無極太極之妙想像光霽洒落之襟以一

洗萬古之塵陋顧不偉歟他日遲君之歸當累日劇談告予以所得

送趙伯器序

甚哉爲學之難也資至焉師非其人未至也師得焉父兄不以道未得也天予之以其資而人繼之不以善豈皆果於自棄哉固有父師之間不能交遇而相成爾有玉於此工人雕琢之幸得善工主人信其技付之以所甚愛聽其自爲而無敢撓敗然後器成用適而稱天下

良玉焉吁成人之材而欲交盡其善若是者亦希矣故程太中知周子之賢而遂與河南之道吕正獻伸焦君之教而卒成滎陽之名孰謂千載之下無人哉趙生伯器生有道者家清淳沉厚夙有異質迨游来南得師之良實唯許君討論指授夜以繼日凡羣經六藝之旨亦充乎其有聞矣余觀其從師而進於學琅乎若宮鳴而商應也涣乎若日出而氷消也勃乎若時雨既至草木振起而莫之禦也崇業茂美往與齒俱得師如是知其

不能舍而去也今將有行則如之何雖然學主於正而已道於正者必至焉許君之學上宗紫陽今之求聖人道未有舍紫陽而徑者也自今其尊前聞緝舊功求紫陽之徒而從之焉是亦許君也韓子不云乎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學者必慎其所道子之所道正矣既善其始而據其源矣循而不止有不至海者哉勉臻厥成以揚父師文人善教之美吾於爾乎望

趙子敬復墓後序

自聖人之道不行而異端姿橫浮屠氏尤甚非特遭時然也其徒卒多強力忍難并志齊一衣冠之士有不逮焉故塔廟被八區而吾有鞠蔬之宫財施傾萬家而吾憂不足之飯取輕見譏疾視披猖或與之抗而不勝則益以爲笑吁異端之不勝久矣特患夫爲之者氣餒而才慊爾事有出於綱常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疾聲其罪而轚之才足以集事氣足以配義然而不勝者未之有也持吾必勝之具雖千萬人往況一夫之敵哉趙君

予敬先世居蘭皐其玟墓在郭東與今集賢公實同自出他子孫散處吳越閒祠田墓亭守者不支并於豪僧君聞之走數百里以質於有司兩年於外啗誘撓怵者百計弗屈卒逢賢明遂底於直愚聞浮屠氏以禍福語愳世而奪攘舞奸殊不自懼何也葢其為教也棄倫滅親絶塋廢祀於他人尚奚恤哉矧狃於無所忌而施之吾儒微趙君得不致無人之譏哉君既訖事告歸祇謁玄堂修治鈌夷松楸鬱然祠像如故睇瞻徬徨以喜以

悲予因君亦重有感也五陵之愁雲北邙之悲風金盌珠襦不知流落何許而君家一抔土獨存於衆壤之餘復還於既失之後孝子慈孫之功有誠不可泯已况乎抑異端崇世教一舉而二善獲耶予既喜其事因序而貽之俾示其後之人而且以厲吾黨之士

送元生序

公卿大夫之于異於庶民者非為其仕之異為也謂其才之易成也昆岡無凡珉鄧林無散木其所據者固異

馬典樂之官既遠世之必得仕者且無用學爲膏粱綺紈移其體博弋聲色奪其志異時積驕鍾愚墮先敗官者十而八九彼孰無才也哉直自棄耳蓟丘元生侯伯之家明雋好修氣和而行謙屬文爲詩尤工書畫人皆賢之愚謂以子之爲賢於世固萬萬責以君子之倫則尤有所當勉者子之學外也非内也華也非實也盍亦求之於經乎聖人之經子非不習也習之於心身則吾所謂内而實者也夫如是則有大過人者矣子之來獨深

慕交予方將切磨相從以久而復不可留故其意彌切而不知其言之直也今之法世官者必通於一經雖微予言子亦將有黽勉程督而不容自已者焉然或疑予言之過則將曰予責我以學則予庶幾學於此矣是何迂踈困頓世之不取予也烏乎予非予比也予固庶民也

送王文學序

文學卑官也今之衣冠而儒者舍是而無以為仕而或

者重不滿焉謂其以雜混正少妨老也夫其貴老成而賤新進者豈不以持守縱肆之異歟至其汩利欲而謬名義則以縱為能守為拘矣是故君子之論無彼此先後一以賢否為斷耳王君仁境以文名四十年而來教吾州其老成有守者歟君年倍予而辱視以友相與道古今較文藝如源泉之不窮如良賈之善鑒如宿將之將兵深溝峻陴應敵整暇然予之所敬不特此耳抑其守若有合焉曩余負果鋭意輕天下事謂人生取快意

而已奚必規規然自束縛哉及究觀聖人之書乃知天下之事無不至於理而止安焉而聖孰焉而賢悖焉而衆人夫吾之學固將去衆人而希聖也守其庸乎以是戰兢自持弗敢一引首搖足以出於理之外而指目予者莫不以為拘也今觀王君之為簡重而少與沉潛而寡耀進不希合於公卿退不責望於諸生其所守何如哉今夫世之機詐誕慢便娟捷給號為疏通者方探取富貴以驕其妻妾耀其鄉黨閭里而吾徒乃相從於寂

寘之道果能有遇否乎雖然君仕者也去此殆未可量若余之拙方宜歸休城南卜居於清流修竹間又將動揺其體膚筋力以奉教老人杜門蔬食水飲誦歌謡吟先生之道以自適其適而君將歸仙都弗能相留以居相從而遊也因感而為之書

送舒穆嚕州判序

儒之絀於世甚矣平居而羣被服談説据古道則交手揶揄之動有所礙則几席之下不能跬步或矯衆直遂則

咎責捉至况以之趍仕應時而概欲行其志難矣哉真堅者不折真潔者不汚真儒者無敵人特未識真爾蘭溪為州来官者幾何人而以儒名者自今州判舒穆嚕公始方其至也人已聞其聲而知非時俗之儒矣顧以畢而承尊以獨而捍衆小人狃其習舞其詐以窺吾之淺深也惟公言足以排羣議文足以駭俗吏高下弛張動中樞會至於是非曲直之大奮然抗積重之威犯不測之怒而必爭衆皆危之而公以有成彼窺伺扶持者卒

亦無得也愚嘗痛儒之受誣而恨真者之未遇乃今而神王氣張非幸其私也古聖賢之脉凜凜復生功烈亦不細矣聞者以為異而公憮然曰予徒知夫成之之易而未究夫為之之難也仁之勝不仁固也膠於迹而不知變則摧格撓敗者亦豈少哉然後知學之未至於公者不足以知之矣公之居是邦與愚道若以為有契者至是且别則謂之曰予何樂於仕合汙同塵上下詭隨今距止是耶且至於道彌篤耳使别去十數年南北千

里外子試以問諸人其必不變矣夫以區區之信公豈俟他日哉出者難工處者易為愚生不適時用惟治躬寡過固窮守義自度可以幾及他時亦有以復於公焉既書以識别又當以是日夜服膺而無忘

送北野蕭侯序

國朝以武定天下垂五十年民不識兵老臣宿將傳子若孫變習而從志或挾冊吟誦操數寸管以與數行墨者競於是時方右文矣愚聞文武一致也古之人入則

訏謨廟堂之上出則折衝萬里之外而為之民者力於農業於學有息則擐甲冑而為兵其道之出於一上下同之莫或異焉夫尊君忠上之方應事制變之宜所謂文者夫豈曲學末藝然哉北野蕭侯世勲膺家早從碩師游天分素高而又學以充之其包涵渾雄若湖海渺漫不見垠岸也開霽明達如晴月麗空物無遺炤也操要機宰羣動若陰陽闔闢晦明倏忽而元氣自若也故其累鎮巨藩卓爾不羣去年江西洞冦竊發師環境不

進侯乘傳馳赴召諸將切責滕行受指不數日縛至戲下人莫不多其功自侯視之其所試者毫末耳烏乎世非無奇才也或棄而不用或用而不竟或限之而不能以他及焉若侯者其可謂竟於用而無所限否乎夫文武之事與時弛張安而思患武之所以必飾也陋而思振文之所以不墜也非有道者不能兼盡於此侯固優為之非出於一時苟且者可比然愚觀於侯之為往往待下不伐愚知晦明以善其用尢人所難能也今方由

金華易鎮括蒼山水郡也地僻而俗閑戎政之暇優游高居玩心神明氣老識融而委順俟天佚之志其得矣是行也喜而為之辭

送王教授之南康序

士生抱軼羣之才拔俗之韻官游四方往往得山水勝處亦至樂也江以西匡廬最大林谷泉石之觀絶天下王君傳明教授南康行且有日君故相家文雅濟美為時羽儀前官桂林窮荒探幽歴覽萬里今復得是山以

游抑何幸歟夫愚之樂稱匡廬者以其古多高人名士之所息遺跡具在焉耳山川清英之氣日夜不乏今距絶其人第聞虛荒誕妄之徒張侈異教高宫瑰宇瀰漫綿絡奔走攝誘者肩摩袂屬而已抑深藏高蹈者不求人知人固不得而知之邪又惟昔之守是邦者前則濂溪後則紫陽道德仁義之風入人也深固當久而不忘科目方興尊右正學蠻陬夷徼猶知扶其書以吟誦生乎是邦者當何如其興起耶因君之行其有以知之矣

若未焉則夫表賢以章化作人以淑類者君之職也愚生好游覊於憂患弗獲相與哦雲松啾飛瀑放歌長謡往来澗谷中以湍其頋然企君之教有成齊芳昔人垂槃是山則其區區慕羡於君者不既深矣乎

送葉審言廵簡序

國家未設科舉士舍學校無所於仕故嘗多而壅十年来舊制士出身有途而其壅益倍何耶或謂貢士數狹不足容或謂由下升高者業必有成嘗試萬一者不可

必未能以此而易彼斯言信矣而未深燭夫弊端也葢向者學校之制專故有司之察選也加詳而嚴前輩在列猶有典刑清議未泯猶有畏忌雜出而躐進者間見於其間而未若今之甚也夫其弊成於外而吏部受之而始議澄汰抑難矣近議者建白俾或別授簿曹友人葉君審言與焉余觀君廻翔黌序間且三十年而至於是使循常調以出一命之獲必尚淹數年老且及之矣彼其一旦凌越為等夷者歲月未艾暇豫以待之為計

不已得乎以君之才得職教一郡匪徒償其平生之勞其於宣昭文化作新多士亦素所蓄積也顧使之儗步他岐溷之下吏投簡編而督兵戰輟揖遜而司警邏舍所宜有者不可得彼萬不逮君者投可乘之機輙僥倖而得之此余之所為深憾而竊嘆者也雖然文武一道也君樂易而疏通非守章句而不知變者往就是職吾知其稱已抑是選例授閩海嶺嶠絶遠處而君所占乃括蒼縉雲之境便養而邇家無道里之艱君尤自以為

幸夷然無不平之色詎知愚之介介於懷者獨不能已乎爲乎世之易處而倒植者又奚止此哉余何迂之甚也

送劉教授序

天下之官卑而實貴者無如學官其名則師其職則教雖風紀之尊與爲禮他有司固弗責以拜跽之節羣居則坐者尚右說經則聽者在下官箴之所貸吏責之所不加雍容委蛇亦何樂如之彼任州縣者則有奔走俯

仰之勞文法期會之責固皆分之所當為而不敢鄙厭
然視此則有間矣往年余嘗慕為學官而不可得後忝
與計偕末第奉嘗受一命為丞而見為學官者被優異
若此未嘗不内愧也抑聞由學官而改調者例得簿曹
則其身之所處前後頓異計其遇事激發未必不悔為
之而有羡於昔也余来高郵識教授劉大賓其人莊重
温讓信能稱其職之貴者時方以秩滿去過余言别將
告之曰余欲子之官不可得矣今子將舍子之貴而效

我之所為雖然得無悔乎或者語予曰大賔典教是邦一新學宫功最巨當役𤼵並興介然無所汚去之日財粟猶羡溢以遺後之人方受知羣公用薦者去為廉掾為省郎不復俛首州縣間矣夫騏驥騄駬一日千里者決不在凡馬之列然則愚之昧於料事而所以知大賔者不其淺耶

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

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踈畧謬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踈畧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謬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証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

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為傅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等多摭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註自裴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王用是發憤更注

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説秦王以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為他事以魯仲連約矢之書為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期為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説自謂翼宣教化則尤有可議者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

所排蘇代之詘為不可廢陳軫為絶類離羣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蒯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註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及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註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頗引之而世罕傳誦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

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其他固弗之察也予既悉睹其失豈容不正乎吕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㫖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輙因鮑註証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跡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説皆吾進德

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其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耳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錐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

又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録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

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美而鮑彪以為是將求其故而為之說者非其本旨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氏之言殆後出者求備耶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鬬并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惟恐其不深捭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

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之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絶世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軻氏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絶春申君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畧于此而詳於彼耶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

示大訓是書善惡兼録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李子之金多位髙則沾沾色動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薫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之所以舉而謂之邪説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弊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正列于縱横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繫於言

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竊嘗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有不然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放絶之善者詎可訾乎

送包山孫山長序

今州縣學復有書院往往處山林間幽深曠逈長吏過客之所不至校官廩俸自給日與諸生咏歌誦經其中暇則升高望遠仰林俯壑坐磐石而濯清泉亦足以散塵慮葢境靜則志專志專則業精士之嗜學者未有不樂此也躁競者不然喜占通都劇郡金粟行裕處出内會計諸有司無虛日造請公卿揚袂衿衒朋從酒食游戲徵逐於講習何有又有利僻遠自逸僅一至輙去曠

主席而家食僥倖終滿則取牒資仕進若是者其賢不肖何如哉衢包山書院隷開化開化山邑包山之勝可知宣城孫某任山長將往徵言為別予與之交雖淺而知其曾大父處士敬甫從朱子游某實世其學夫能挹雲谷武夷之風是行也將充然有得其為此而不為彼也決矣因書以為贈

送芊希曾之江西序

士之負清才而行直道者使之處風紀之司遂其高志

而有以自見宜也然寡特少諧不能與機捷者競進則邅迴欝抑齟齬拂戾勢有所必至處之者宜何如哉東平芊君希曾早游眞揚間從學名師工書善古篆質直耿介士也往歲受知江東僉按篤剌公辟從事幕下既而調江西不遇推挽者復以牒而東今歲凡再至宣城顧以例不可則復之西焉去家數年往返幾千里羈旅之蕭條江濤之艱險風雪之荒寒人不能堪君方諷吟孜古汲汲不少休察其心夷然而自得視其氣浩然而

不衰抑賢已雖然吾徒之所賢詎知非世俗所謂迂遠而濶於事情者顧君之自處已定而愚亦以信已者信人焉耳今江西一道賢使林立豈無復有知君如按篤刺公者君寧久淹哉

送吴彦縣尹之辰溪序

仕以行道古人皆然才足以自見志足以直遂信已而不拘乎人而又廩禄充厚足以養其父母妻子供輿馬道里費故得安意守職而無私憂嗟乎奚為今之不然

也大者不能伸其道而禄又弗給夫何樂於仕哉士生斯世雖才有高下平居讀書史考古人成跡開口論天下事幸遭明時可自致其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及物必能有濟豈甘槁項黄馘遂與草木俱腐所以若區區之愚過不自量亦進而與時流偕焉追其焦勞州縣閒屈心摧剛靦顏蒙垢前跧後蹋抗獨以捍衆十步九穽擇地而避害耗資於無益挈家以自困未嘗不皤然悔赧然愧飄然欲去之也比来宣城識同姓子彦君蓋宋

故相許公偃齋曾孫忠清相傳克濟其美歷仕莞庫丞佐今授辰溪尹以君家世之盛文雅政譽之懿固非予所敢望而平夷冲澹心事畧同故相得為最深每言當今仕宦獨吾徒為難蓋欲已未能無以釋高蹈者之譏然羣嚚雜處中山林之氣清苦之習無往不在未易與俗人言也予聞其言舉說告之為之相視一笑君方治往辰溪辰溪雖簡遠聞其俗質而事簡斯民得賢尹實將被其賜今無庸贅姑識其耿耿者為別以見予之深

契於子彦者子彦一觀之其念予否乎

送呉教授歸番陽序

余来宣城得同姓三人倏則德良友則子彦而敎授仲退君則丈人行也今年春子彦出宰辰溪未旬日仲退以告老歸番陽二君者與余以文交遊莫逆相繼别去何能無介介於懐子彦行既序以道之於君欲無言得乎今觀世之為校官者往往以廪餼之富為善地夫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志之所存可知宣學在江東最饒裕

至貸予人溢於無所用君漠若弗聞凡出内之署常懼已浼焉乎若君者可謂絶無而僅有矣去年君預以老請憲使成公勉留之今監公曁羣屬官以下咸謂師表宜嵩宿𥚃君清強未衰不當以例去而君堅不可大書致仕其門具冊亟行恐弗及其言曰余幼學於父師垂老弗離書冊間幸復際賓興名薦書被一命不負厥職足矣年及而弗去人謂斯何烏乎若君者可謂無愧於進退之際矣余聞君子愛人以德故於君之去未嘗不

嘉其志而健其決然惜君之僅有而重夫離别之感者又豈為直區區一己之私也哉君之學行嘗見於予所為徳讓堂記并是而觀之足以得其人焉

贈黄伯庸序

至大中黄公可玉在杭時友人寄余詩一卷中有公名字恨未及識嘗賦以道意後益見其詩文聞已即世意尤恨今年還豫章將遊匡廬抵南康風雨横作艤舟上觀瀾閣識伯庸於學宫知為可玉子也學祠九賢其一

名灝字商伯者考亭門人魯大父也可玉之父子麟字麒卿不為郡守草行表不食學廪粟以狷介稱文亦精覈今賢祠記托名他人實其筆也於是又知其家世之詳而伯庸一見如平生歡聞余嗜山遊忻然從明日由五老峰下拜白鹿洞祠出坐枕流亭勘書臺徘徊風泉雲壑間復尋源至風雩漱石覽崖上鐫字慨然想道德之遺烈去過白鶴觀弔坡老遺跡前趍栖賢院臨玉淵上憩三峡橋下瞰深險觀湍石奔怒奇壯震蕩心目即

陸羽祠酌泉而返又明日訪開先寺屢涉溪抵橋徑行閒恠松數里入門左雙劍峯揷天歷萬竹亭登漱玉亭踏澗立石上仰青壁萬仞兩飛流自絕頂下合注澄潭中復散分去日暮淒風幽谷若聞龍吟久之乃去乘月夜返星子灣舟中當其尋幽抉勝君輙攝衣披榛前導遇栖遯名蹟或殘碑舊題則指以相告徐行偕坐則縱談詩文樂而忘疲恨不旬月贏粮盡山南北之勝以永兹樂也既作詩記遊贈伯庸而伯庸復出可玉文及所

自為詩謂余盍評之余謂先隱君學有淵源又質諸聞人碩師文已名世伯庸妙悟卓識規摹家法出語趣過人不待愚言賛矣獨自念今兹之来所遊處者孰非文學之選竟兩月連席未嘗有如伯庸相視莫逆得一吐所懐者矧伯庸賔興上有司奇實横棄顧不以見尤而乃周旋弗置是何愛之深待之厚嗜好之獨異也愚既獲從匡廬遊又竊窺賢父子製作之盛是行所得在此而不在彼矣輙序其事以識余之遇焉伯庸謹毋示他

人一爲匡廬誦之

送黄仲仁歸嚴陵序

嚴陵蘭溪壤相接黄君仲仁猶鄉人也其爲宣城郡學録始辱與遊及三載告余以别其言曰宣城之教官前此幾何人矣或不安於職或不待終更今幸依大府之光被諸公之知徜徉其間至是秩且滿滿宜去奚必俟代哉愚方羈縶下曹踰滿望代代者未見雖欲效仲仁之去不可得聞其言殆若處樊籠而羡飛翮者矣當春

和時舟行泝桐江上宛轉兩峡間連峰摩天江水清徹紛紅眩緑卉木葱蒨子規號鳴響應岩谷余嘗歷游處也神馳䰟飛愴恨何極雖然萬一有憐余者俾長林麋鹿得遂野性及時挐輕舟載斗酒與之追逐豈不快哉夫鄉物之思離别之感人情之所不能禁者故余因而極道所懷若夫仲仁之才美與其展力是學而可稱頌者則有諸君子之詩在

送梁仲庸御史序

至順元年六月甲辰江東𢀞使宻蘭公副使李公暨經歷梁公以祝釐朝出民之老者焚香夾道羅拜曰我曹頃遭饑凶數十萬口而公實生之父母妻子不謂復見今日公恩徳盛大不知所以報惟使公壽考福禄保我民既退議相與圖像而祠祝焉不數日梁公擢南臺監察御史報至民又喜甚予惟江東捄荒之功雖使與副圖於其上而梁參賛居多誠不可泯也先是公始至有所按治掾曹或陰左右之既露懼不自安乃連黨與詭

謀飛語相搆扇以撓憲綱公持之堅貞憸邪自屈臺府清明褒斥之公卒當物議而厭人心南臺所隷十道江東最簡事而公適當其擾幸今使之来相安清静而天
implied非常又有以濟其艱難焦勞弗寧而才績因以著宜其顯被是擢也公早踐華要方盛年司朝廷耳目之寄清風惠澤所被孟廣豈惟江東而已然江東之民懷思於公若此瞻甘棠之遺陰念桐鄉之故壤亦豈忘之驅軺車持使節異時重来而父老尚有存者庶及見之豈

非盛哉

贈申彥直序

士平居尚志孰不曰患不吾用用必濟物一旦得職則
汩沒利欲而不酬其言者多矣然用有小大故所及有
廣狹而又有不能如其志者焉若夫職小而施廣志遂
而事成者不亦難乎始余至寧國申掾彥直遷自番陽
来與之語而異之後見其府中所立無不卓然可稱歲
已巳宣城旱饑甚彥直受命司憲以拯捄為己責方秋

時城中米絶細民無所得糴皇皇且旦夕殆則首督富者糴為之節量規畫以安之已而流亡四出勢益迫念官廋發必俟命將後弗及盍先議勸分適予自江右還伸攝邑而相謀於是民之訴不能自食者餘五十萬口老弱纍纍日數千百擁府縣門不去豪民大家方懼已削顯抗陰阻怨怒謗讟羣起而吾二人日夜坐縣中疲精竭力為所欲為者一夕甚寒予以惫歸休及門而彥直至語余以事之難仰屋太息繼而痛哭余語之曰利

於人而害其躬者天必不爾弟安之是時亦姑相寛譬而事之濟否未可知也賴部使者清明見任不疑事卒以集亦云幸矣其後發廪散財分任以出彦直勞益多議者嘉其為且名薦書進之清途是固激勸之公余聞有所為而為善者不誠因上之人以成功而掠以歸已者悖彦直豈有是哉所深喜者為人之所難盡力於已知而得以遂其濟物之志焉耳彼乗時以利其私扼餓莩之吭而奪之餐者方驁然自以為得而娼疾有技逭

之俾不通者亦何足與議哉屬余將歸追念前事猶痛定思痛因并書所欲言者以為彦直告彦直堅於為善而於世之毀譽乖合皆不必計是亦區區之志也

送李慶昌憲副序

士由一命而上即可以攄志利物况乎乗驄載豸駕軺秉節處清肅之司者哉然風力堅強者或鷙而少恵庶務明察者或廹而鮮弘全是道者蓋難其人乃今於江東副憲李公見之公御物甚嚴疾惡不少貸莊毅之容

望之凜然而遇循良廉潔吏有禮崇奬扶植惟恐或傷之詢訪周詳綜理精覈若不能毫髪遺而粹夷之德冲雅之量恢乎其有容焉蓋其踐歴三臺為材御史聲望之著非一朝而達於風憲之體亦其積習然也兩年分部徧竟内宣化振俗鉏弊滌宂清風所激庶彙昭蘇遭歲荐饑宣歙間流民千餘人自署部屬横擾且不測公痛懲之離其黨發粟勸分賑救寧國廣德建平諸縣所全活者數十萬口恵澤尤愽以大及物之志亦足以無

愧矣驅馳焦勞至於嬰疾謁告謝事飄然北歸度去之心固非薄淮陽然去是且羽儀天朝澄清諸道持六郡數十縣之民遽失所依而下官末屬囿於安全之内而藉以自立若區區之愚者不少豈能無悒然也哉某嘗學為文辭自公之偉績頗欲見之頌述而公實傳靜軒閭先生之業若李漢之於韓公者故不敢以蕪陋進屬將有行而某亦且去官聞宣之人士後為詩歌謡吟輙不能自已序其梗概以俟觀者擇焉

張屏岩文集序

士傳世不專以言而言固德之符也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德修於身不見於言有之矣其見於言則亦皆心術行事之所寄如景之出於形耳不然聖人豈為是確然深信之論哉若吾東陽屏岩先生之為人純明而粹美㚰懿而淵深孝愛友讓敦義篤行自其鄉之人及吾黨之士識與不識皆稱其為君子長者也當宋季年以經義第浙士第一入太學纔二十有六載英華之氣

發於文辭同時輩流固望而敬之矣未幾國亡隨其君北還道途之淒涼羈旅之鬱悒閔時悼己悲歌長吟又有不能自已者焉方中朝例授諸生官獨以親老丐歸遂得發學教授改調時年甫强仕即陳情辭禄以遂志養杜門深居沉潛經籍縷析羣言益造精微不為苟作蓋其自少至老雖所遭不同而履度若一故所著述皆本性情義理舂容和平粹然一出於正較其生平所為殆無一毫不合者所謂有德之言豈不信哉公既歿其

子樞衷遺稾屬愚為序雅聞公晚年屏棄筆硯懼汨性害道區區以言語求公特其淺者也況子長超卓之才閎肆之學方大振於文異時并其前人而尊顯之宜也於愚何取焉獨念初與子長定交建今且三十年聞公嘗囑以吳某無他来必許其周旋見則自延之莊坐竟日談學館舊遊及留燕時事嘗出數編相示每讀一篇已析言其所作之故蓋公平居人未嘗見其面也藐焉不才負公期待衣冠道盡風流日微故書以致其拳拳

之思有不知其借者矣公名觀光字直夫屏岩其號里系事行詳見子長所自志玆不著特别取其出處之概有係於文者云

春秋胡傳附辨雜說序

讀春秋者必自三傳始甚矣三傳之不可盡信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盡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說者謂三子皆口傳授之學者乃著竹帛而題之以其師之目本皆不謬而濫說

往往附益其中其信然歟前儒固守其說啖趙氏以来始有所去取折衷至宋而二孫二劉蘓許呂氏各稱名家槩不能無異於三傳至河南程夫子教人讀是書以傳為案經為斷推明聖人經世之法而於大義畧發其端中更王氏以私意廢格咸所憤嘆胡文定公當紹興中專進讀是經大綱本孟子微辭祖程氏根據正矣自謂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又謂左氏博通諸史叙事使人見本末傳說既久浸失本真要在詳

考而精擇之可謂通而不固者也然自今觀之信經棄傳者殊少眩惑於左氏者尚多未免迂經旨以從紀載之誤不得已而間採諸家意雖近厚而不自知其失也若其憤王氏廢經之害閔哀世而憂弱主因諉以寓諫諷故其為言或勁而微過激而小不平其他義之不足以示勸戒者多闕勿論大要以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為主則不可訾也故子朱子之論謂其以義理穿鑿夫曰穿鑿則不可謂之義理蓋義理正而

事情未必然故曰以義理穿鑿爾且朱子考訂諸經畧備獨春秋一字弗之及嘗恨不見國史終莫知聖人筆削之意又曰已與聖人神交心契然後可斷其書吁國史豈復可見聖人如天天豈易知蓋有測焉而偶合者矣朱子雖不滿於胡氏而終許其大義之正則談春秋而舍胡氏未有不失焉者也方今設科表章與三傳並學者宗之宜矣而議者猶或病之間嘗誦咏反覆輙以所未安者疏而辨之其或事義足相發明者附以見焉

雖冐昧不韙而庶幾寀於胡之大意因以識陋存疑將質之當世通經之士驗諸他日進學之工願為是書忠臣而異於讒賊者是則區區之志也

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孑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溪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宫舊矣某幼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䟽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莊公徽

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七以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得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蓋其首編也陳公岩有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一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来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烏乎百年之闕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

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嶄絶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生有集葢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專為先生置祠奉常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貴爾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儆矣今右史裔孫疇念殘闕之復完恐泯沒之荐至首刊

數卷將卒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齋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先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疇之能光昭其先庶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

送徐生序

學未有不原於知者也理散乎萬微而心決乎毫忽非有以極其精則粗畧膚淺之習勝沉潛切實之功少眛迷其真而何以措諸事為哉此古今學者之首務而甚

難者也愚少也非不學騁乎末流既而反求諸經粗知涉獵慨然念鄉之前修皆已淪謝而無存矣幸而遺規緒論未盡泯滅每嘆其窮深析微精研妙契句求字察其用心若深文之吏然非過為煩密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天下之理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因是而悟先儒之言確乎不我欺也然又必持議踐蹈交相發而後為至焉竊嘗志於此矣間者忝末科綴微官出入世故退而思其所為可愧可悔者何限政坐未

能精知耳近歲歸休屏處復且妄心方策日求其所未至乃子馬寡儔無與切磨者亦非盡善之道也三衢徐生来吾州亟見而益親其天資明鋭而纂言考義甚富且歷訪余以前修及一二畏友必欲聞其梗槩汲汲孜孜將窮日夜而追之其用志可謂勤矣於是且歸復治其故業予方資朋友之助而生不可留又恨未能盡其所欲言者而辱徵言於予遂以平日向學而嘗歷者告之非以已律人也顧已之道乃儒先之道而不悖於聖賢

者也生於予言果能不疑否也三衢多君子生歸而與之遊居必非若窮鄉寡陋之所得者有得焉幸以告我若其決科成名以取顯耀直易事耳姑少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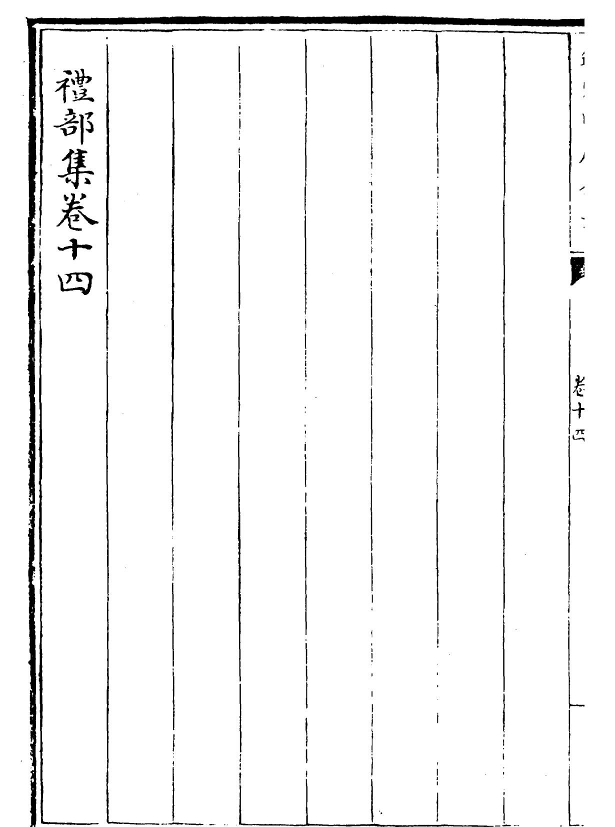
送浦江邑長元凱公序

科舉之選所以望天下之士者重矣由科目而仕者要必以有異乎人然異乎人者豈有他故哉正身明教守職奉法一循聖人之道而不戾明天子之意則所謂異者又不過即其常而已彼其矜智能侈事功思踰其分

於赫赫之譽者君子顧弗取焉愚識斯說久其嘗為吏則未能自信否也浦陽與吾里壤接頃見前太常博士柳先生談其長官元凱公之賢知其一出是道也葢浦陽山邑號少事易治公既臨之不煩蕭然堅清之操藁然慈良之風恒久不渝而租賦簿書之餘惟興講學藝是務故不令而民自化子游不云乎學道則愛人仲弓亦曰居敬而行簡斯人也非有得於是與未之多見也今其滿去邑人士爭為頌歌而遠以屬予序之誠嘉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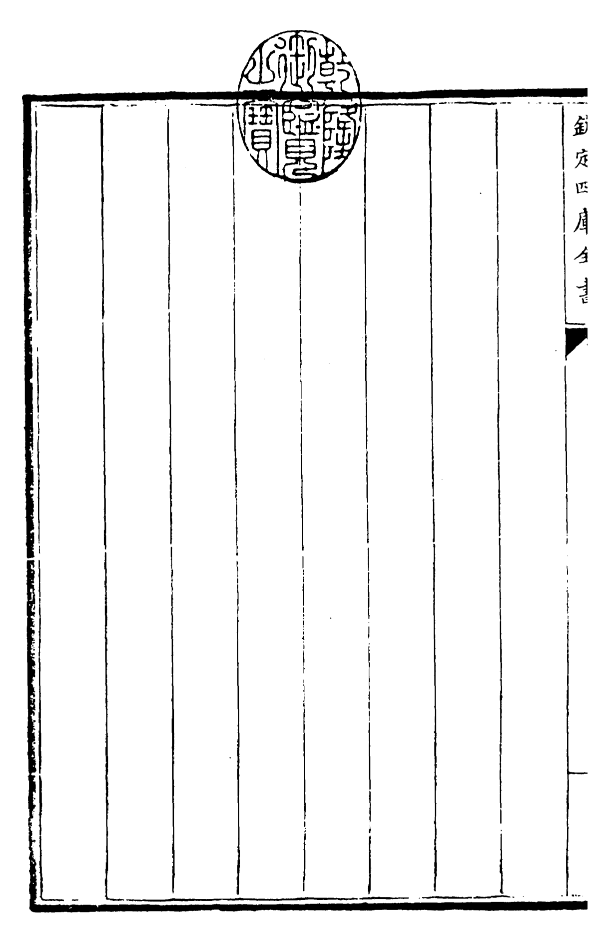
公之政有以契予心其所立真足以增科目之重勵吾黨又信柳先生之不誣不敢以未識辭其無合耶則當所擯斥而何乃至是非相為黨也非有為然也吾聞君子之善善雖小弗遺好稱而樂道有以激而進之彼將益勉其不足於已為盛德於人為令名古之道也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秦穆之言夫子蓋之帝王之列而大學之論平天下亦引以終聖賢之歸重於好善者如此充君之心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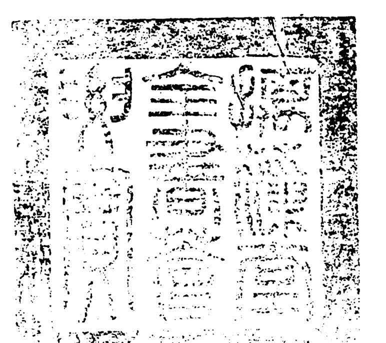
時居糾察之官必能扶持善類處文學之任必能奬拔後進爲輔相大臣必能使賢人端士咸得其職保子孫黎民而利國家其效大矣豈直愚慶幸其私而已哉雖然朋友之交則有規切之義焉非聖賢孰能盡善此愚不肖所凛凛也君其規我明以告我毋從譽我爲也聞將解官西還書以識别且因末簡而請焉烏乎敢不敬早夜以毋忘君知



禮部集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十一頁後二行博囉布哈舊作孛羅不花今改　後三行德埒斯巴舊作迭列思八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禮部集卷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禮部集卷十五

元 吳師道 撰

敬鄉前録序

師道曩侍先大父傍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藁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父淪喪衣冠道消

出里門無言及儒者時時緒閱故藏則因近里中火後散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子孫僅存者率遷業變習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當發策校庠舉數人為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嘆哉因念蘭溪縣漢隷會稽後為三河戍唐咸淳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於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畧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畿甸文學之風何啻什百於

前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謂不盛矣易世
来未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
不為人所稱今遂浸微更數十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
比次得若干人畧識本末間采詩文附焉無則鈌之非
徒尚詞藻也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
風俗人物亦可槩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寔之所
存如東峰亭記進士鄉飲題名之屬亦當在所考并置
於前名之曰敬鄉録焉烏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

猶恭且敬之況賢者乎某生也後弗獲執御於諸老先生然仰高山而挹遺風未嘗不振餝興起可不知所自耶君子之學上希聖人生乎吾前者吾之所以階而至於聖也善無往而弗存歸求其餘行遠自邇況朱吕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凋視六合而狭小一鄉凌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鄉土尊前輩之意不類非某所敢知也

敬鄉後録序

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志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葢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紀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皆出於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説怪誕猥褻之事涉於婺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於所不必録而畧於所當録者乎按吾婺昔隷㑹稽後為東陽郡以至於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治中王微士非劉孝

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頼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来賢材繼出其顯於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於嘉祐以後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茍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為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葢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鲁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

矣哉王何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纂集可也特沉徹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絶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於其後耶愚不自量既集録蘭溪諸賢因及一郡玆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録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並載之非敢有所舍取也然初意主於表徹而并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録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予録而傳者固多因

予録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嫌於僭哉

送張州判序

凡貢士之見拔於有司者有座主門生之分葢自唐已然儒林之盛事也然今昔道殊者已取才望以為公故薦士出於己今也糊名以防私雖謂之非知己可也况乎羣十數人坐一堂之上甲是乙否聚訟紛紜衡鑒之不精去取之失當使僥倖者得出乎其間而且號於人

曰吾主司焉異時恥累及之葢有不免而尚得為榮也哉三衢張仲亨至順壬申中江浙選予實與聞焉明年遂登上第官州佐以歸一再過予敦修事分氣意勤懇不類一時同升者愚不知其何以得此也雅聞仲亨素以學行推於鄉其人恂恂謙讓見之而信吾於仲亨葢深有望矣夫士由一命以上即足以濟物今之司民社任長佐者雖牽制撓阻不得以盡如其志然隨吾力之及亦無不足焉特平生所守為不可變則其大者爾彼

其負所學者世方指以詬病吾與仲亨深恥之顧嘗以為言而竊嘆也因其之官黄岩序以贈之

送陶教授序

科舉學校之制相為表裏者也今科舉方興而學校日就衰落是豈無其故哉教官之選不精亦其一事也近議者欲以進士任教官餘取之鄉選之中者蓋有意於革雜進之弊矣而有司未之改也予竊觀延祐以前士舍學校無所於仕當時負才望而畏名義者往往居多

且自卑而遞升遲以歲月或白首僅治一命其選若是之難也比年變化狡獪不常俄出而擁皋比不再轉而倚席大府揚揚然誇於人曾不少愧其人如是尚何責以教養之事哉陶君士元世衣纓家當科目未興時以才受知憲府薦為邑教為郡正山長而今調教授漢陽於是距始仕時幾三十年矣後来者或反出其上是於士元不足較吾獨嘉其雍容恬靜稱教官之名是行也必將無負厥職矣士元尤喜為詩漢陽古郎子正周南

漢廣之施也夫其秉操而循禮列於正風至今想西南之盛則其俗用美矣當文明之時咏歌太平而推廣夫敦厚温柔士元之所優為也鄉先正鞏仲至亦嘗為是官鞏公深於詩而達於教見稱於昔之君子遺風餘韻想猶有人談之使異時談士元者與鞏公同稱其美而美吾邦之有人顧不美歟

送汪山長序

元統乙亥春予道過三衢將往謁清獻公故居一償宿

昔之願繼而識山長汪君處謙其人循循雅飭甚温而文與言若有契者予既數日留處謙日周旋不置遂相與出西郭門抵孝弟里遥望甍棟翹起田野中容已肅既至拜遺像於堂清風生氣凛然襲人按行徘徊問池臺故基漫不可考四周廹民函竹樹無隙可容侵擴殆已久獨庭下二豫章當時所手植者夭矯盤拏大數十圍其一且半枯撫之慨然太息時工人方治碑讀之知前此摧壞尤甚監郡薛侯為興修汪君實宣其勞恒産

素徽君請於侯畀田廩供祖給則又君之能有為而前長席者之不逮也烏乎太闕之區歷千百年而有一清獻公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立誠百世之師也凡居其鄉者固當有所興起為長吏者固當知所旌勸奉祠掌教者固當知其風旨治其田土室居以無負其職不然是皆公之罪人也予竊觀薛侯之為重為衢人喜幸矣今君之滿歸也士侈為詩謌以華其行而屬予友人不遠二百里貽書俾予序之予既識汪君揆之人情不得

辭弟不知諸君詩謂何言而必及於清獻也茍知清獻為不可忘則將有奮然而興以大振夫卑陋偷薄之習是豈不足為汪君榮而君去此亦宜無忘其景行之思以交相賛也顧不美歟於是直書其説因以示之庶其有激已夫

送徐學正序

古之士者世為士未嘗輕徙其業流風渾厚固難以之望後世矣世道日微詩書仁義之教祖不能以淑其孫

父不能以訓其子雖有司設利禄之途猶不能化之使從也獨且奈何哉新城徐君子聲素儒家流老成篤實士也来為吾州教官於是又識其二子及孫皆被服儒者訢訢然一家三世自為師友心竊異之時予方歸休里中杜門日無所為研弄丹鉛扶冊謡吟自以為適而君家父子不憚往来經義微辭辨析考求異書名篇手不停抄其嗜之甚若饑渇於飲食得之而喜雖明瑙拱璧不是過非氣習深至者不若是三年間頼以滋益不

然以予之迂踈狷狭孰肯過而問耶子聲在吾鄉中一事尤可喜為仁山金先生立祠是也尊賢尚德能為人所不為吾甞閲吾州教官稱儒之名若君者不一二而一門嗜學世之愧者且多矧吾鄉也哉予家父祖儒傳序至予忝竊末第自度無補於時惟退讀故書訓餙二子使粗知向方謹身寡過以不貽先人羞亦已願足區區有慕於子聲非茍然者子聲滿去當得初品官子孫旦夕與賔興積學之餘責效課功青紫可坐拾矣雖然

位高金多志得意滿者吾豈彼羨哉使有子有孫詩書之傳無窮清素之風不墜天下之至榮大願詎有過之者吾將與君共保此道婺衢相去三百里聲問可及幸時時警發無忘雲仍之好自今以始

送胡生序

胡章煥文自樂平不遠數百里来介其宗人仲退文書持所業詩文一編納拜欵謁行古師弟子之禮貌甚恭辭甚卑異哉生之為也自予来此邑亦欲以古道矯民

嘗與學官程講說間自為之開示大意夫美材良質何地而無必有自拔於習俗之陋者夫何作之而不應勵之而愈隨二三年間未見有一人如生之為空谷足音其為喜何如哉夫學問之道從師取友多見洽聞固貴於遊然予觀孟子論友一鄉之士為未足而友一國之士又以為未足而友天下之士又進而尚友古之人其徒有及門受業者則又不欲其留而勉之以歸求有餘師夫尚友古人豈不在方策乎歸求有師豈不在身心

乎聖賢又惡夫人舍近趨遠貴耳賤目者豈無意耶生之遊也請贈言於仲退文而出首道番易見博士祝君蕃遠二君皆予所敬者今自番而来見予顧予學殖荒落有愧二君其何以給生之求而滿生之望哉生復將之宛陵之建業而遊四方焉其所遇者必廣矣嗟夫科目廢四十年逮延祐初而興又二十年當至元之初而罷甲子凡一周矣前此延祐諸老尚存典則未泯學者雖寡少類皆無所為而為足稱豪傑之士而文詞亦往

往精詣不羣近年士習既殊高者務求異於前哲畢者
不過爭為揣摩籠絡之說文氣畢下骫骳日甚識者已
逆知有中更之事閭巷小夫投棄編冊彼固不足與議
忽遊目乎八荒問為諸老之所涵養扶植者淪謝相繼
落落無幾得不重為黯然哉所深喜者仲退丈以八十
之年強力未衰進德彌篤相望隣壤數嘗以文義擢磨
使予頗自慰今復有招予之約旦夕解去當操几杖而
從之惜生不能偕此會爾雖然亦審其所適哉若夫求

道而非名為已而非人則祝君之告生者已悉兹不復云

贈姚學正序

科舉學校相表裏者也內儒而仕者不為進士則為教官科舉廢而學校存柄國者豈不以學校為至重哉科行二十年所得者可數其英雋明達為時儒器者不少不幸而有濫厠其間往往速戾敗官議者遂相詬病以一概百直决絶之而後已可勝嘆哉學制既專宜其選

必精夫何雜出冐居猥謬充斥絃誦聲消廉恥道喪萃
小夫庸竪日夜相與較量及錙銖苟欺竊訟爭學校不
廢猶廢也新安姚叔器之為池學正也修教法招生徒
治宫室覈土田明會計斥蠹冗奮然為人所不肯為於
是忌怨朋興沮撓百出叔器出江寧楊君志行莆田陳
君衆仲贈言且并求盍又知叔器少受學楊君其為錢
塘教諭也公謂以斯行驗其初比三年有成陳君謂江
浙校官毋慮數百求如叔器者鮮楊君之期之者驗矣

今池學之績遠過錢塘使陳君聞之又將深嘉而學道愚何足以賛一辭哉愚竊末科忝下吏雖無救廢罷戮𧙗惕勵得不以罪去幸矣而見叔器挺然自拔為今教官例恥增吾道之重故樂為之言以勵同志使盡若叔器豈小補哉愚觀叔器之為人温雅慎密而其中屹然不可奪宜於用豈惟教官他日有懋風績於大藩而揚聲華於天路者必斯人也必斯人也

王推官母夫人壽詩序

池陽推官王君景福之母張夫人今年八十有五矣推官世居有莘舊成均高第仕州縣所歷齊曾河濟之郊未嘗不奉母以從則地猶近也池陽之大江之南水陸數千里風土異方安輿之来雍容和愉具甘旨問起居率婦子惟謹歲時奉觴壽拜舞笑嬉所居臨高城風日佳時俛仰溪山按行花竹公府早休娛侍終日户庭無他聲諸孫誦書琅然人生之至樂天下之慶事庸有過此者乎雖然斯誠雅致也而愚於君顧又有深美者焉

自其為刑官也清心以御物每屬邑吏至則戒以毋妄生事事之至者容讞詳明而裁决平恕故人知畏慎不犯斷獄稀少留而不敢專者僅累歲一二耳昔雋不疑有所平反則母為之喜吾知推官君之有以白其母矣古人所為養志者非此之類歟然則夫人之壽祉益未艾也某既竊嘆嘉而又獲觀士大夫善頌禱之辭輙識其言以序於端

秋浦類集序

天歷己巳予以公事過池陽望九華登齊山嘗一賦詩後逆旅於北山草堂見張公詡青溪圖及元豐以来諸賢題詠遂和杜牧之弄水亭詩不數年忝授建尹趨謁大府溪山依依復在目中似有夙緣於是詢杜亭之故基訪張國之遺刻皆無有記憶之者秋浦志亦不能詳為之太息梅公聖俞以景祐間為建徳令後人闢堂祠之又徙而為亭皆蕪廢予既復亭之舊欲記其事求梅公為令歲月志亦不書如朝峯亭等作則皆得之宛陵

集中又既新邑學崇化堂常博柳君道傳為作記俾求紫公中行舊記并刻之竟無蓄摹本者因嘆其文獻之不足徵往往見他郡乘著詩文者則為慮也周而其法亦不可廢也比来城中獲觀青陽楊君秋浦類集自唐宋至近時凡為池而作與夫語涉於池者靡不登載蒐獵纂輯詳富麗美諷玩累日既有以滿其前日之所恨因叅以見聞補其遺軼并所欲商畧者間蒙見采一二復以書来求為之序惟是編有益於茲郡不患不傳愚

言何足輕重哉獨念池陽山川之勝千百年間宦遊寓公率多顯人而生其間者顧未有磊落奇偉與其山川稱豈風氣猶待而發耶抑有人而未之聞耶況宋季壤接淮右戎壘相望殆若窮邊絶徼然民不事文久獨青陽號多儒雅楊君好古博聞喜與名士大夫遊恨予未識也何當弭節九華之下相視莫逆縱談兹事視杜荀鶴冠卿輩當邈在下風是亦一快惜不得往姑書此以寄意云

讀四書叢說序

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栢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黄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註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門人高弟不為不多然一再傳之後不泯没而就微則畔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

正則未有如於吾鄉諸先生也葢自北山取語録精義以為發揮與章句集註相發魯齋為標註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孟有考証中庸有標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已意并載之君上承淵源之懿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問難開陳無少凝滯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為一時之盛今觀叢

說之編其於章句集註也與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之
畢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於訓詁名物
之缺考証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微悟則曰
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金先生有
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四書之旨
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君之說茲
非適道之津梁示學之標的歟先是君未歿時西州人
有得其書而欲刋之者聞君亟使人止之且恐記録之

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為善本諸生謂予嘗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維念昔聞北山首見勉齋臨川將别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録直以本書深玩葢不忘付囑之意自是以来諸先生守為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傳緒不差闡大光明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説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平時其言好同惡異喜大恥小延平語以吾儒之學理不患其

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誦字求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為人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并著君名謙其世系履行與經論著述詳具友人張樞子長所為行述茲不復序云

詩集傳名物鈔序

白雲先生許君益之讀四書叢說某既為之序矣其徒

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傳名物鈔為成書向聞屢
以示予而一二說亦厠予名於其間予盍有以播其說
念昔蒙君不鄙夷相與反覆論辨頗聞纂輯之意而是
經之體段予因得畧窺焉夫詩之興尚矣當周盛時在
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於
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矣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删其淫
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東遷之後王
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若商頌之

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為三百篇若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則詩之為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為不刋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来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畧出已意然程純公吕成公猶主序說朱子灼見其繆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

加一字之法畧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蔀復還温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頼此名物鈔之所為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黄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栢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君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君念朱傳猶有未脩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

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絜然畢具其有功前儒
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
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魯齋嘗謂今日三百篇
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
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巒枲先正等篇何以皆不
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蓋聞夫
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存

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其所以放之之意仁山屢載於論語考証謂諸儒皆然之某嘗舉以告君君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魯齋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君固有取於斯矣以君之謹重慮啓夫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宿疑

辯惑如魯齋之言使淫邪三十餘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大快朱子復生必以為然也惜斯論未究君不可作矣姑識於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攷焉

送琳上人序

金陵古帝王都閻數百年王氣肇興龍翔鳳翥於是崇建巨刹甲於海内開山訢公居焉尊貴隆重當世之極還東陽煇公實同師門前自江西百丈入覲召對被旨與公同修禪林舊規垂式諸方以二師之聰明辯博上

簡膺知信能弘大其教稱其為師表者也琳上人者煇公之弟嘗將命共事獲聞纂次之意左右周旋亦一時之盛哉今煇公主吳興道場上人不勝鴒原之思治裝往省遂將之金陵拜訢公席下不憚千里扁舟東下水雲之鄉泝游漫以望亭塔之參差迴溪深谷嘉樹茂林既挹夫清邃幽麗之狀飄然復西臨大江睋中原山川之蟠踞殿閣之翔湧又得夫瑰偉宏傑之觀所以動盪其心目無不可喜者而二刹名區又皆方外人物之淵

數泛愛而精擇必得其秀敏者而與之遊乃若篤友于之情厲切偲之義怡然而不違浩然而有得超乎若真陪鹿苑之遊充乎若搴珠林閱寶山捆載而歸是行良不虛矣予寡交鮮諧每嗜遊北山盤桓泉石間上人昆弟特相款密烨公既有四方之役上人留草堂閒輒益親時論文藝慰其寂寞未嘗間數月不相聞也獨恨烨公別久又未能一識訢公然讀其文章而想其傑然也旬月前鄉僧自金陵来謂公嘗語及予時又得烨公書

而上人適有是行徴言於予予烏能亡言耶嗚呼道之異不得而強同也情之同不得而茍異也兹予旣道其區區以貽上人而又歴致其敬慕於二師者豈非人之情也哉

送趙用章序

今歳夏四月予訪柳君道傳於浦陽相與至月泉上君識趙用章過其居高門古垣庭宇脩脩君語予曰此吾邑故家之不廢者也及秋予有北上之役用章托載同

行舟中追躡數千里不置因得欵語平生知其喜詩而好遊每親戚故舊從官四方未嘗不往焉故東陟天台西登廬阜往来江湖間又嘗一至京師今其再也夫山水之樂搜奇抉勝固昔人之高致若京師聲利之區自非有求者不至用章之志未可知也一日来告余曰吾之是行非有他也縱觀巨麗展覲懿親而已向嘗葺佚老之廬栁君嘗以梅石名其齋今集賢諸公畀我以處士之命用是以為號遂受而不辭持此以歸倘佯梅石

齋間不啻足矣予聞其言然後嘆用章之賢於人也夫奮起褐夫自南而北者揚袂抵掌莫不有芥拾青紫之心奔走造進日夜不少休以僥倖於一得而不得者亦多矣乘義而違命貽羞而取譏往往皆是也若用章者豈不誠賢乎哉用章徵言為别將請於名士大夫賦梅石之章必有能發明之者雖然吾言過矣歸以示柳君幸為予删之

送崔生序

古之人懷道自足則行於朝歸則以教於鄉進退浩然無往而不自得然淑人覺後尤所願欲而樂之者以道之所傳者衆而澤之所及者廣也郎中呂公仲賓自中書解印歸冀寧閉門授徒来者四集幾無以容諸生爭出錢買材以斥大其居一時興起甚盛聲流聞京師崔生者其鄉人也公為少司成時嘗留受業聞之欣然命車戒途若恐弗及夫以公之文學議論挺挺諸公間而至剛之氣不撓之節四方士莫不延頸願見况於親炙

之者乎其在江東時公被擢自海上還一見受知今備員學館有愧於前人因生之行慨然興懷安得走晉啓之故墟揖河汾之遺風縱觀冠佩之盛琴瑟書冊爼豆揖讓之容求所謂英材者而識之異時光於邦家無愧乎其師之所立者不在此歟符離陳克敬亟談生之美為之徵言因道其所欣慕於吕公者而并以為生勉焉

張文忠公雲莊家集序

人聲之發為言言之精者為文而皆出於氣也昔人謂

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也孟子所謂浩然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歟夫其養充而氣完然後理暢而辭達孟子之言非為作文設而作文之法孰有過此竊嘗以是驗之世之人即其文之高下而其氣之大小能養與否與夫養而未至者并可以得之也故濱國文忠張公名養浩字希孟庶幾學孟子者公早負文名由至大初仕顯於朝建延祐中天子方好文一時侍從言語之臣號稱最盛而公頡頏其間及至治時所

上時政書萬言力詆權姦更變法度非便幾蹈禍不測諫鐙山書謂閭閻細民戲玩非人主所宜作犯顏嬰鱗衆咸為之恐而卒以直見賞其剛大之發沛然而莫之禦者豈一日之致哉既觧參議中書歸卧華不注崔山之陽殆將十年屢召不起翛然雲莊之居悠然山泉禽魚之樂沉潛乎經史百氏益肆於詞和平沖澹之中錯以奇倔藻麗要皆依據義理而切於日用之實流布自然而無綴緝辛苦之態所養益可知已竊聞公最後起

為西臺中丞以救荒憂勞致疾而殆其地鼓樓梁木自壞其夕有光大星隕於濟南則其平生之氣感動至於如此豈獨見於文也哉往年某至京師公已還第時公父濟南郡侯年壽八十嘗賦詩頌美以致慕之意今公之子秘書郎引出家集示予重惜公之不可見也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刋於龍興學宮臨川危素復掇其關於治教大體者為此編秘書屬予以序顧以朝多名公辭謝不敢則委其集數月而請不置因為推公之所得者

如此若其世系官位之詳則有太史之傳墓道之碑兹得畧也

遊西山詩序

三月十七日金華吳師道正傳晉寧張翥仲舉襄城趙璉伯器臨川吳當伯尚河東王雍元肅同遊西山玉泉護聖寺遂至香山既歸各賦詩以紀實先是護聖主僧月潭師欵客甚勤留之不果則約以再游又約以詩為寄未及寄則又屢督趣之於是裒寫為卷納之山中四

人者推某為最長故其詩居首而又復叙其畧焉吁吾曹東南西北之人幸而會於京師佳時勝集徜徉名山水間既愜於心師超然方外而獨惓惓焉其高致尤可愛而仰也秋風揚鈴客興未已又將往踐前約然桑下三宿之戀或法所不可師其有以語我乎

送王生歸省序

民生於三曰父君師入而事親出而事君而從師者又所以學夫事親事君者也師之責亦重矣夫一鄉一國

之閒苟有道德行藝出乎衆人則將囊衣裹粮不遠千百里而從之今也天子之成均朝廷之慎選十餘人羣居而列教豈不以厭諸生之心有以精其能而成其業其相與也豈作離作合若市之人哉然陽城之為司業諸生有久不歸省其親者遣之曰學者將以學夫忠與孝也偉哉斯言夫歸求有餘師亦不過孝弟而已玆固聖賢之意而陽子得之者學而出於誠則何往非進德之地哉廬陵王先生光輔居太學三年今以覲省歸生

乃吾同年吾素合君之從子故喜親予其天資謹厚尤勤於學顧予備員倚席何足厭其心而諸先生之有造於心者固不薄也茲既有以慰其親之思而又毋忘諸先生之教則於道兩盡遲生之來也有日矣

送舒生序

番陽舒生元以國子伴讀授宗仁衛教授需次京師將暫還其鄉過予請一言以别予聞國初時監舉伴讀之選甚嚴而精如耶律公有尚高公凝姚公燧皆此焉出

今之在朝廷號名公卿者猶可歷數也近歲法弛而弊興其進也不以材其試也不以程矯辭而謁告曠職而家居循日計月候期至得仕如探囊取物議者咸以為言而未有能奮然起而更之者蓋積習既深而覬幸者之所不樂故爾雖然法之行於昔也得人固多法之斁於今也又豈無一二才且良者居其間可以執一論乎生由泰定初補四門生至順間為伴讀而至今幾二十年尚及接前人之休風其進選也公其傳習也勤受命

而職教以其淑諸人者遠以淑後之人吾知其必能也

然其在學館與予不相及其貢而上於銓曹予適至而

與聞其同貢凡八人獨生時至崇術之堂不忘師友之

誼其七人者予未嘗見其顏面古之為舉主者果若是

乎此愚於生之請特嘉而勉之又以知法之弊而不可

不更者如此上之人尚有圖之哉

宋侍御妻張夫人挽詩序

婦德弗外聞餽食酒漿平居無事稱述惟不幸而歿則

託於能言者而有銘誄之作又有哀歌以相蒿里之挽於是隱者宣徽者著而人得共聞之古之賢婦淑女得以不泯於世者職此之故也侍御史宋公壽卿之配張夫人既卒歸葬滑州公既請於大梁吳待制彥輝為之銘彥輝方以文章重一時士大夫咸為詩以繼其後惟恐夫人之盛美弗得揚而無以慰侍御公悼亡之悲也吁以公之聲望羽儀臺府秩貴二品夫人胙封京兆光顯盛大是豈不足以傳然歷考諸公銘若詩之所稱則

知夫人固自有以傳而不係其夫者豈非兩賢也哉樞
密都事楊善卿持所裒詩示予俾序其端予雖不及識
公而聞其人乃今又獲覩夫人之懿既為之嘉嘆遂受
命而不辭

馮景仲存拙藳序

士以科第進遂奔走祿仕委棄舊學至絶口不言文吾
往往見之未嘗不為之太息也君子之於學猶日用飲
食也豈有飲食而可以一日舍哉斯人也即其後而驗

其前則所學蓋可知矣醴陵馮君仲景延祐五年進士也天歷中予至江西君為省屬一時洪府上下多名士大夫君有文聲出其間固已心識之今茲幸為成均同僚得覩所謂存拙藳者其詩斷自泰定丙寅文則間存少作蓋去擢第時十年矣夫以君之學既足以成名而又遲以十年之久始出所著自見方一再州縣倥偬簿書牒訴中汲汲不少休日進月增弗懈而及於古豈不卓然異於流俗也哉蓋君之學根據經傳出入百氏以

取材羅絡甚廣閭嘗與之商較作者絜度髙下得失不差毫釐其為人樂易清夷羣居陳説古今辯詰紛拏而獨恂恂似不能言者以故知與不知皆愛之葢其所得者深故其發之也慎所蓄者善故其守之若虚此尤人所難也顧不以予之不才朝夕周旋若以為可與語者故愚輒以所知為之説如此若夫名位聲望重於時則主齋學士實君之鄉人而知已之尤厚者得其一言足以自壯而愚非其比也

送尉彥誠序

東平尉彥誠别三十餘年矣一日相見京師鬚鬢蒼然坐久乃始能識問所從来則以舂陵幕满官也問所歷則由浙而江東而湖湘也由憲察掾而師閫史邑簿以至於今也於是憶彥誠昔在金華與許君益之游君所厚者張子長暨予予因以友彥誠也是時趙公子英持使者節来浙東以古道風厲學者後進晚生不倦奬誘之於許君深所敬禮延教其孫璉字伯器者而吾數人

以游從之雅獲登公門相與歆動鼓舞以思自拔於流俗亦可謂一時之盛哉既而彥誠用薦者治牒去後數年科目始興許君終不應予長嘗應而止予遂忝末第與伯器為同年彥誠則久不相聞矣趙公歿今幾二十年許君亦前五年卒存亡離合恍惚隔世不自意至學館及與伯器為僚而今忽又與彥誠遇也彥誠數來取許君舊詩泣下不自禁又道予長嘗走雨中訪之百里外感激太息吁士君子行已之致交友之誼始終如一

則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使行違其言後戾其前則寧不靦於面目孰若相視浩然而無愧者哉彥誠復調長昭武幕旦夕且行持一卷授予謂有諸公詩而予序之竊謂其才業見於已試今也坐幕府治文書佐上官以惠澤一郡則不待贊因特序其所感者焉伯器方在刑曹并以示之亦相勵之一端也雖然予又有禱焉昭武在閩中壤與武夷接武夷有隱君子杜伯原父與吾許張所敬者彥誠未之識也往子長欲約予過之窮山水之

幽深從觀所藏之書及其著撰之富而未遂也萬一過之為致予言老病且衰憂患乘之不樂久此留引領南還庶幾滿其来償之願并可復見彦誠矣尚謹識之

送曾子白下第歸南序

至元元年科舉制復行明年士偕集於春官自科廢且六年人謂未易卒復而明良相逢復之不旋踵某幸竊禄京師命下之日與士大夫舉手相慶又獲覩英俊之来風動雲合誠平生一快也臨川曾子白夙有文聲尤

喜其在數中夫子都之妓惟無目者不知吾固以吾之目而信人之目矣既而羣進有司則子白不與焉子駭且疑謂其學之不逮耶則並之者鮮矣謂予之謬於料事耶則同予者衆矣思之而不得其理向嘗泛觀唐宋小說記科舉事謂有鬼神司之故有當中而黜當黜而中者每笑其怪誕自今觀之亦豈不然凡有司之不知與吾徒之竊料其如鬼神何哉予將有以解子白子白方處之怡然未嘗見幾微不滿色其器重尤非人所能

測也予聞予之族祖南豐先生嘗試而不中獨歐陽公嘆其魁壘拔出而怪有司不能變所操之尺度南豐集其文數十萬言示公公讀之以為有司可弔而已可賀也其後公知貢舉南豐卒以進士成名一時之不遇誠不足為輕重哉予白不鄙予數録其文相示予無歐公之聲望莫能張而大之也然朝之知予白之文而悼其屈者有之矣是豈非今之歐公哉安知異時之不出於其門也予白勉之南豐之業吾於予乎望

董氏傳家録序

國朝奮興朔方一時中州豪傑之士佐命歸誠宣智効力卒成萬世之業重臣大家封爵胙土爰及子孫距今且百年傳者或絶或微可歴指而數其蕃族顯仕號稱獨盛者藁城董氏而已蓋其始由太傅趙國忠烈公俊而興一傳太尉忠獻公文炳少保忠穆公文用太師正獻公文忠而遂大再傳而右丞忠愍公士元平章忠宣公士選太傅清獻公士珍旁及其餘伯仲之裔益遠益

分迨今七世且二百餘人内而居政府臺閣外而在藩閫風紀州縣者不可勝紀真可謂盛矣愚嘗讀漢功臣表見其後多以罪廢甚者一再世而國除竊又有感於今之故其於董氏不能不為深嘆也且董氏何以得此哉自其祖考以忠誠結主知毫髮機詐不入於其心當草昧馳驅之時總干戈定城邑體好生之仁而不嗜殺至於嚴家法重禮教推賢薦士如恐不及兹固足以為垂後之基而為之後者又皆莫不承訓祇德飭已好修

尚文而敬學凡聲色裘馬驕侈華靡之習所樂不存故居官守職多剛毅廉讓能以政業自表見是則天下稱董氏而他族莫與抗豈不韙哉今正獻公之曽孫監修國史府長史鑰著董氏傳家録謂諸公為董氏紀載者有世系有家傳固可即是而攷其本末矣然二書之所不及者亦不能無也乃以譜系列於前而復以墓道之碑贈謚之制與夫行述謚議遺愛逸事之文纂輯比次凡傳譜之未備者於此有攷焉予得而讀之因為之言

曰董氏勲勞在國史彼家傳世譜所以著其詳而今録又加詳焉夫史臣之體程其巨細兼包互舉義存筆削其立法也嚴若夫孝子慈孫所以振揚其先將無所不用其極雖一言一行之涉於見聞者皆當並存而無遺所以隆孝愛之至情備一家之私記則雖詳且多不厭矣長史之為其有合於此義也夫使凡董氏之族覽之而朝夕惕厲以無忘先人之豐功盛烈繼繼承承與國無窮是編所載當不止董氏之家其可量哉長史偶愚

為序辭謝不獲故述其槩附於末而虚其右以俟朝之顯而有文辭者焉

送蕭君祐奉差序

宣城予舊游去之十餘年矣父老故人猶念之不忘貽書千里外訊其安否或遇之他邦則亟見道往時難事太息無方及人之德也而何以得此堂堂臬司清流所居持風裁以主善類故區區者得少展其志夫豈無所自哉數年前尹池之建德行部使者至予以抗直觸暴

怒不測時蕭君祐寔從與屈掾伯昂力言其無他乃解彼怒者固不吾知而二君知之我亦得之於宣城一時之免於禍非偶然也繼嘗作詩以謝二君而無因見爲君祐燕人也予來京師與之欵語而益信其賢方以外艱服除奉中臺之命復之江東予心不能無動焉吁今之爲州縣者益難得其人焉矣顧其中豈無介然自守者第其所爲素與俗忤而又不能容悦以事人故其得禍最速非遇風紀之賢明者維持保護之其不殆鮮矣

君祐推其心以往過賢使者固有合不然亦有以佐其採擇之所不及而捄其舉錯之不當愚方為一道喜幸而豈真以其私而已耶告行有期振策南邁敬亭宛溪悠悠我思父老故人有見問者為我多謝

送浦江邑長官詩序

予讀漢循吏傳文翁至召信臣不過數人指其事而稱之者興學務農增户口修水利弭盜賊又一事或兼一事不言其事者則曰奉公廉平治行第一或言其民歌

舞祠祀之葢舉其大則細可畧著其賢則實自見民之久而不忘則當時親戴愛慕從可知已若河南呉公治為稱首僅附見序端何其簡而有法也後世頌遺愛紀政績者自農桑學校以至筐筥細碎無不具四善二十七最之目靡有遺動累千數百言而不已何哉浦陽趙君敬叔致其父老之詞曰邑長官世庸公慎容而寡欲者也為邑三年民樂而安之其滿而去也爭為之詠歌願得序其所以然者烏乎州縣不易為矣其不能為者

固繆而好為者復失之赫赫之功難繼之事利與而害生愛之而反病焉者多矣去太甚罷不急禁擾煩相安於清靜是亦足矣豈必他為哉善乎父老之稱其長官也慎則畏法密則盡心而又本寡欲以為之要言甚約而美實章雖循吏所列而何以加諸愚既因是而得長官之賢又嘉其父老之質而不夸有古之遺意焉耳故書之以為序

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國子監丞陳君旅衆仲卒於京師中書左丞許公親率省部以下弔且賻司業王君諗於衆曰前是監官不幸者有之矣顧賻有厚薄陳君貧加厚可也於是輟餐二日諸生復相率出錢凡得五十緡合其家所得賻倍而羸若干以其羸給喪費謀歸葬莆中則道險遠君嘗愛錢塘山水將老焉命曰葬錢塘可適參政馮公赴官浙省司業公以告公忻然許為卜地西湖上乃以其錢四之一俾其家蹴車船其三則委之

馮公葬畢而歸餘貲焉後月馮公書来報悉如約烏乎
是舉也何其多義也湖廣行省參政藴公時亦戒行囑
某曰陳君所以致令名者文也文之傳則朋友之力也
異時吾能使之傳子盡裒集之烏乎藴公之舉亦義也
予即訪於其家則其子多以借人留者必欲傳録而後
出出之始自南寄来大抵非完藁矣因而為之序次詩
文等總若干篇釐為十卷君以布衣起遐陬徒步入京
師首為平章趙公所知游中丞馬公學士虞公間而於

虞公尤密其所稱道見於文字者他人不可得也諸公
相繼淪散士大夫之望隱然屬之君不料其止此也予
在南方時嘗讀君之文而愛之來京始相識幸為僚成
均得朝夕接知君之於文用心甚苦功甚深藻繢組織
不極其工不止而予不能也嘗見予所作曰吾觀子之
為人孤峭迫急謂文亦當然而紆徐委折含蓄思致何
其與吾意合也於是遂索觀所有予性恥表暴察君之
誠不敢隱也君之學得於外舅趙大蓮名必曄者為多

必曄庸齋汝騰之孫有學行君早經指授故前輩淵源尤所習聞且言從事於文奪其志自今願以大者遠者共講焉予謝不敢當而二人之莫逆深矣官舍相近歸即相過或踏月莸談盡二鼓乃去自始病至甚𠎝未甞間數不見見輙談文義之外不及他也君之於予豈若衆人哉纂次遺文固其責也况重以蘋公之命乎因念諸公尚義之舉不可以無述并以予之與君相得者録其梗概以識予悲若乃評其格製表其精華序而發揚

之使章章不泯非藉公而誰敬虛其右端以俟君之世系官位墓未有石諸公又豈能忘情乎敢并以請君嘗名堂安雅令予記之不果作今題曰安雅堂集庶幾其志云年月友生東陽吳某序

送杜宗元察掾序

詩不云乎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甚矣哉君子之難見也古之人有恃風裁而高聲名者一時之士執其御登其門以為至榮大幸是則詩人喜見君子之義聲應氣求

物之從者固以其類哉風紀之司君子之所張也其抑揚進退足以輕重榮辱天下之士亦君子之所賴也為之掾史與有斯責豈徒治文書佐唯諾而已哉其有出名家尚儒雅被服冲澹孜孜焉恂恂焉日夜以稽經術較文藝為務所至必求賢士大夫與之游將以深培其本而大肆於用所志可謂卓爾不羣者矣寥寥此道闇何潤焉而今於杜君宗元之来見之宗元之来浙東也所臨之邦實唯君華疇昔文獻之盛雖不可復見而遺

休餘澤沾被深長後来相望猶未泯絶是以聞君之風莫不投袂思奮延頸顒交者無他焉亦欲自附於君子之列耳此之好善也優則彼之修已也勵豈不交相遇而相成哉某在江東時識君於行部今相距不再舍而兩年間僅一見屬有幽憂之疾弗獲日陪冠佩之末趨挹簡册之緒論而君復時時深念拊循而慰藉之自惟僻陋褊廹方為流俗所甚憎若之何而不見棄於君子也君方升陟御闕府辟命之下咸以為榮而亦不能不

惜賢者之去焉雖然吾黨之相與切摩者亦曰古道耳器識不高則所就不能以踰今人學問不充則所立不足以追古人而與之並宗元志於古道矣去是而羽儀臺序流聲實於天朝方將為天下善類喜而奚私别之戚戚也哉

送吳學録序

教官選壞久矣未若隷各道者之尤甚也自屠沽負販以至賤隷雜色無不得是假是名者可為吾道長太息

蓋數年前以司廪計者升邑諭郡録或議其非而罷之當矣令之為是者問其名則曰德行文學也晦迹丘園也吁德行不可詰也已遺逸之科朝廷所以待特起之士安用此蒐瑣輩累十百哉習俗風靡廉恥道喪必有任其咎者而莫之敢言也里人吴履德基由天台直學為衢學録德基世儒家自少至長不廢挾册若人而職教孰不謂宜雖然以德基而異於非儒者未足多也要當異於俗儒而後可非惟異於俗儒也雖古之號為儒

而實則戾儒者吾與之異而後為至爾德基質甚良行甚謹居北山之下先正遺文古書多見之某於鄉先生之學雖蚤服膺而累於薄宦嘗有不獲卒業之嘆比年歸閑稍知紬繹眇微竆闖深密回視平昔淺陋鹵莽為之内熱流汗欲強進自力則老病及之矣德基年富不離庠序今又無出内會計之煩而有優游暇豫之樂柯峰幽絶之墟攜束書而往讀焉以求聖賢之心洗俗學之陋將見充然而不竆浩然而有得涵養器業自致遠

大何施而不可奚有於是區區者哉

送程知事序

三衢程國表調佐池陽幕過予而言曰予嘗仕池習於池之故矣具有以語我来予告之曰行臺統涖東南而江東視行臺為最近憲府之在宣城又不過咫尺閶臺府之言朝發而夕達於下也江東數郡之政夕行而朝聞於上也是以百司𮞉然惡者懼以戢善者勵而脩公論之激揚視諸道尤速而先下曹末屬稍有以自見者

其待之必有異也又況以儒而進者乎某才不能以喻人政不能以異人而趨走承順之節又萬不若人惟以拙誠代巧詐而已至於奸豪之謗誣權貴之觸忤謂必蹈禍乃有明爭而顯釋之者嗟乎其何以得此哉池當要冲軺節之所往来聲實无易著聞今之仕者以適泉司臨孔道為憂內慊故爾若吾徒則何往而不宜哉國表聞之喜庶幾有合者然於其行也予又有公私之請焉池學饒土田陂湖奪於強有力者十之六七予往承

鄉史命按覈半月間追復七百餘豪黨皆忿疾幾見中傷會以滿去則著於檟勒於碑俾不沒君起家諸生能無念及此乎此予之為吾道請也予在建德時植縣門建學崇化堂復官舍侵地作梅公亭清白泉亭沿山手植花木頗為登臨勝處今去之七年興廢不可知君出行邑試往訪焉發揮溪山之精英一吐秀句鑱諸千仞之崖异時寄予以為光寵尤幸之幸者此予之私禱也尚識之毋忘

禮部集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